

叩响历史与未来之门

——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节目《中国考古大会》

林世健¹, 白帆^{2,*}

(1.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 2.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 * tobytobby@qq.com)

摘要: 本文通过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播出的《中国考古大会》在节目的内容层面和视听层面的分析,指出《中国考古大会》不仅以全息影像、AI+VR裸眼3D技术等颇为多元而明快面貌向观众揭开和呈现了诸多考古遗址和文物背后的故事和知识,同时达成了对于中国自身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文明和价值的整体性回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考古大会》中回荡着的不仅是被重新开启的考古/历史的声音,同时也是正迎面走来的未来中国的声音。

关键词: 《中国考古大会》; 叙事模式; 视听表现; 记忆之场

历史与考古似乎始终都是“沉默”的。当关于“理性和自由进一步解放”[1]的现代性的叙事挤压了一切前现代故事的存在空间之时,历史只能是沉默的;当人类开始突围技术的极限并尝试打造一个全新形态的人类社会之时,指向着过去的考古也只能是沉默的。由此,沉默而并不鲜活的历史与考古似乎长久以来只能寄居于在某种意义上同样“沉默”的纪录片/纪实影像或日渐式微的严肃类电视节目当中,而与以明快、轻松、娱乐为主要特征的电视真人秀或电视综艺相绝缘。然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联合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制作的节目《中国考古大会》却创新性地将电视综艺与历史/考古这一领域相结合,借助颇为新颖的节目叙事模式和前沿的媒介技术手段,带领观众重新叩访历史/考古这片沉默的领域,在这次叩访中,历史/考古正在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再度向我们言说。

1 《中国考古大会》的视听模式分析

《中国考古大会》在核心的节目内容层面上主要聚焦于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中的重大考古发现、文化遗存和遗址文物等,其中既包括蜚声世界的东方人类故乡——周口店遗址、“令秦人惴惴其栗,让今人遐想联翩”(陕西省考古院研究员、西北大学特聘教授焦南峰语)的秦始皇陵遗址,也包括国内观众并不熟知、但在中国考古历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的二里头遗址、贾湖遗址和良渚遗址等。不过,核心内容的丰富与厚重并没有被搭配以诸如纯粹的专家讲授、视频图解、知识竞答等传统的节目叙事形态,而是重新设计和包装在全新的节目叙事模式当中。《中国考古大会》针对每期特定的考古主题选择了共12位不同年龄、性别和职业(包括演员、主持人、记者、博物馆讲解员、文化遗产保护人、考古爱好者等)的“考古推广人”,并为每一期的考古推广团设置了不同的考古探秘“剧情”。考古推广团的成员需要结合自身已有的信息和知识储备,进入到虚拟的考古探秘空间,根据空间中所提供的线索来完成一系列的闯关,如解谜制作秦始皇兵马俑坑的机构和工匠、寻找当年周口店龙骨山发掘现场的标本,等等。正是在“剧情”层层推进和一系列关卡任务达成的过程当中,《中国考古大会》向观众揭开和呈现了诸多考古遗址和文物背后的故事和知识,继而达成了节目在内容层面上的传播诉求。

同《中国考古大会》突破性的叙事模式设计相并行的,是节目在视听表现形式上的创新性探索,这种探索是一种“借助科技的力量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2]的颇为有效的实践。首先,《中国考古大会》开拓性地使用了前沿的媒介技术手段——全息影像和AI+VR裸眼3D技术,将演播室空间打造成了一个虚拟的“现

实”考古空间。在此空间中，诸多远在千里之外的场景、遗迹、文物被“还原”和“再现”，这种经由全新的媒介技术所给予观众的沉浸式的视听见证和视听奇观是传统的电视节目形态所不拥有的。同时，颇为有趣的事，节目组所打造的考古探秘空间采用了虚拟与纪实相结合的呈现形式，带领观众不断地穿梭于虚拟与现实之间，使虚拟与现实两种场景形成一种互为映衬和对照。如第九期《探秘尘封的地下秦朝——秦始皇帝陵》一集中，考古推广人进入到秦始皇陵虚拟实境之后，在一行“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的小篆提示下，画面即由虚拟实境的景象转化为实景拍摄的秦始皇陵区全貌，同时在对秦始皇陵区的介绍中加入了部分皇陵考古的纪实影像资料，使观众在一种复合式的视听享受中获取信息。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考古大会》节目组最大化地多维度使用既有的演播室空间，在演播室中穿插落了舞台表演（如第三期《探秘东方人类的故乡——周口店》对于山顶洞人狩猎场景的舞台演绎、第九期《探秘尘封的地下秦朝——秦始皇帝陵》“秦勇·秦魂”的舞蹈表演等）、文物彩绘试验、专家区文物解读等环节，使得节目在外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一种多元而明快的面貌。

2 作为“记忆之场”的考古遗址

《中国考古大会》作为一档在叙事模式和表现形态均具有突破和开创性尝试的节目，在明快而轻松的外壳之下，仍具有着严肃的内里。节目组将目光聚焦在遗址、文物等考古的物质性材料上，不仅仅旨在向观众传递知识或资讯，更在于通过对考古遗址和文物的史海钩沉，挖掘和显影其中重要的历史记忆资源。德国记忆的研究学者阿莱达·阿斯曼所言：“只要记忆没有通过外在的媒介被表述、被稳定化，它们就是易损的和脆弱的”[3]，而考古遗址作为典型的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所言的“记忆之场”，其存在价值即是“让时间停滞，是暂时停止遗忘，是让事物的状态固定下来，让死者不朽，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将意义的最大值锁定在最小的标记中”[4]。因此，无论是对于孕育着人类文明的北京周口店遗址的注目，还是对于已逝去两千多年的、作为中国大一统开端的秦朝往事的再讲述，抑或是对于“德政思想之邦、礼乐文明摇篮”的西周的回望与留恋，这些凝滞着极为丰厚的历史意涵的“记忆之场”，都成为了包孕性的能指，共同清晰地指向着崛起中的当代中国的内在诉求——对于自身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文明和价值的整体性回收。

我们曾一度在某种程度上遗失了曾弥散在古老中国之中的诸多传统、价值与思想资源，那是我们“付出了近乎所有前现代中国的历史、文化、记忆为代价，才得以痛楚地开启了现代中国历史”[5]，经由这种开启，我们试图融入一个世界性的、全球性的历史时间。然而，近年来伴随着多重意义上的中国崛起，我们已然开始尝试诉说自身的故事、话语和经验并开始描摹自身的未来走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开始回收中国的历史记忆，我们亟需通过对于散落在各处的、曾被无视或贬抑的历史资源的再回收，来重新建立中华文明的内在发展逻辑和未来发展的动力源泉。正如美国小说家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A. Heinlein）曾言：“无视历史的一代人，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

而为了赢取中国的未来，我们必须返回历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中国考古大会》即成为了一次返回历史的有力例证。当历史连接着的不仅仅是过去，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其连接着未来、指涉着未来，暗示着未来中国每一个人的境遇的可能性之时，在《中国考古大会》中言说和回荡着的就不仅是被重新开启的考古/历史的声音，同时也是正迎面走来的未来中国的声音。

参考文献

- [1]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 谈瀛洲,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142.
- [2] 周笑盈, 魏大威. 文化科技融合背景下传统文化传承的实践与特征[J]. 数字图书馆论坛, 2020, (08): 29-35.
- [3] [德]阿莱达·阿斯曼, 陶东风. 个体记忆、社会记忆、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J]. 文化研究, 2020, (03): 48-65.
- [4] [法]皮埃尔·诺拉. 记忆之场: 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 黄艳红等,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24.
- [5] 戴锦华, 孙柏, 杨烨莹等. “文化革命”、“女性”的发明和中国电影——戴锦华谈“五四与电影”[J]. 电影艺术, 2019, (03): 15-20.